侯鯖錄/卷第八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侯鯖錄

◀上一卷

卷第八

全書終

司馬文正公言行俱高，然亦每有謔語。嘗作詩云：「由來獄吏少和氣，皐陶之狀如削瓜。」衛有長短句云：「寶髻匆匆梳就，鉛華淡淡妝成。青煙紫霧罩輕盈，飛絮遊絲無定。相見爭如不見，有情何似無情。笙歌散後酒初醒，深院月斜人靜。」風味極不淺，乃《西江月》詞也。

今人謂拙直者名方頭。陸魯望作《有懷》詩云：「頭方不會王門事，塵土空緇白苧衣。」亦有此出處矣。

範堯夫丞相嘗教子弟云：文正公有言，常調官好做，家常飯好吃。

南唐給事中喬舜知舉，進士及第者五人，即丘旭、樂史、王則、程渥、陳皐也。皆以舉數升降等甲。無名子以為喬之榜類陳橘皮，以年多者居上。

宣城守呂士隆，好緣微罪杖營妓。後樂籍中得一客娼，名麗華，善歌，有聲於江南，士隆眷之。一日，復欲杖營妓，妓泣訴曰：「某不敢避杖，但恐新到某人者不安此耳。」士隆笑而從之。麗華短肥，故梅聖俞作《莫打鴨》詩以解之曰：「莫打鴨，莫打鴨，打鴨驚鴛鴦。鴛鴦新自南池落，不比孤洲老禿鴿。禿鴿尚欲遠飛去，何況鴛鴦羽翼長。」

《集韻》云：鱓，音馳。魚也。皮可冒鼓。今多以鼉鼓使鼉字，非也。此水蟲耳。

馮夷者，《清泠傳》曰：馮夷，華陰潼鄉堤伯人也。服八石，得水仙，是為河伯。一云以八月庚子浴於河而溺死，一云渡河溺死。

詹玠，南方人。有《詠梅》詩云：「只有雪爭白，更無花似香。」全似裴說《詩格》。《說棋》詩云：「人心無算處，國手有輸時。」又《牡丹》詩云：「未嘗貧處見，不似土中生。」又嘗有詩云：「入山不避虎，當路卻防人。」格雖不高，真入理之言。

金陵人謂中酒曰酒惡，則知李後主詩云「酒惡時拈花蕊嗅」，用鄉人語也。

江州村民呼父曰大老。孟子所謂「二老者，天下之大老也。天下之父歸之，其子焉往」，於此可驗。

揚州山光寺一小室中，有題二絕於壁上者，曰：「馬蹄輕蹙柳花浮，醉入淮南第一州。不是青樓羞薄幸，自緣無錦不纏頭。」又曰：「高臺已傾池已平，隋家宮殿春草生。千年往事何足嘆，廣陵非復舊時城。」二詩筆法秀勁，不題名氏。荊公後題云：「此沈文通詩。」

劉原父晚守長安，眷官妓蔡嬌，所謂添酥者也。其召還，作詩別之曰：「玳筵銀燭徹宵明，白玉佳人唱《渭城》。更盡一杯須起舞，關河秋月不勝情。」

韓退之以論佛骨貶潮州，給事中馮宿亦貶歙州刺史，論者謂前一日馮宿於韓家，蓋宿教令上疏，遂貶焉。嗚呼！如退之者不免人疑受他人風旨，君子使人必信，難矣！

愁，音曹。憂也。《集韻》：揚雄有《畔牢愁》，音曹。令人言心中不快為「心曹」，當用此愁字，即憂也。

宣宗深懲閹宦恣橫，以訪令孤綯。綯密奏榜子云：「但有罪莫舍，有闕莫填，自然無遺類矣。」

關東鄙語曰：「人聞長安樂，出門向西笑。」

富鄭公守青，值荒歲艱食，從朝廷乞斛斗濟民，作書與執政云：「伏念人生好事，難得入手，今方遇之，幸樂成此誌也。」

富鄭公與歐公書云：「某在青州作得一實頭事，全活數萬人，大勝如二十四考在中書也。謂賑濟事。」

唐末五季，士大夫有言曰：「貴不如賤，富不如貧，智不如愚，仕不如閑。」謂嚴刑、征科、責任、驅役四事也，其深有旨。

東坡自黃移汝，過金陵，見舒王，適陳和叔作守，多同飲會。一日遊蔣山，和叔被召將行，舒王顧江山曰：「子瞻可作歌。」坡醉中書云：「千古龍蟠並虎踞，從公一吊興亡處。渺渺斜風吹細雨，芳草路，江南父老留公住。公駕飛軿淩紫霧，紅鸞驂乘青鸞馭。卻訝此洲名白鷺，非吾侶，翩然欲下還飛去。」和叔到任，數日而去。舒王笑曰：「白鷺者，得無意乎？」

張文潛每見親友書後無月日，便擲於地，更不復觀。

川中一士人作《食菜》詩十餘韻，其警句云：「溲頻傾綠水，混急走青蛇。渾家青菜子，一肚晚蠶沙。」

張文潛《戲作雪獅絕句》云：「六出裝來百獸王，日頭出後便郎當。爭眉霍眼人誰怕，想你應無熱肺腸。」

韓魏王晚謝事歸相州，有詩云：「花散曉叢蜂蝶亂，雨勻春圃桔槔閑。」又云：「不羞老圃秋容瘦，且看黃花晚節香。」皆熙寧紛更法度，爭之不勝所作也。

東坡在黃岡，與張從惠吉老同一州。吉老妻，予從姑也。遇生日，請坡夫婦飲，適有新桃，食之見雙仁，坡戲作《獻壽》詩云：「終須跨個玉麒麟，方丈蓬萊走一巡。敢獻些兒長壽物，蟠桃核裏有雙仁。」

有士人誤中秋賦，求人作謝啟。或戲與一對云：「蓮花裏點燈，偶然而已；草屋上失火，茅著可知。」

東坡云：予飲少輒醉，臥則鼻鼾如雷，旁舍為厭，而己不知也。一日因醉臥，有魚頭鬼身者，自海中來告云：「廣利王來請端明。」予被褐草履黃冠而去，亦不知身步在水中，但聞風雷聲暴如觸石，意亦知在深水處。有頃，豁然明白，真所謂水精宮殿相照耀也。其下則有驪目、夜光、文犀、尺璧、南金、火齊，眩目不可仰視，而琥珀、珊瑚又不知多少也。廣利少間佩冠劍而出，從以二青衣，予對以海上逐客，重煩邀命。廣利且歡且笑。頃南溟夫人亦造焉，東華真人亦造焉，自知不在人世。少間，出素鮫綃丈餘，命予題詩。予乃賦之曰：「天地雖虛廓，淮海為最大。聖王時祀事，位尊河伯拜。祝融為異號，恍惚聚百怪。三氣變流光，萬里風雨快。靈旗搖紅纛，赤虬噴滂湃。家近玉皇樓，彤光照無界。若得明月珠，可償逐客債。」寫竟，進廣利，諸仙遞看，咸稱妙。獨廣利旁一冠簪水族，謂之鱉相公，進言：「蘇軾不避忌諱，祝融字犯王諱。」王大怒。予退而嘆曰：「到處被相公廝壞。」

錢唐一官妓，性善媚惑人，號曰九尾野狐。東坡先生適是邦，闕守權攝。九尾野狐者，一日下狀解籍，遂判云：「五日京兆，判斷自由，九尾野狐，從良任便。」復有一名娼亦援此例，遂判云：「敦《召南》之化，此意誠可佳；空冀北之群，所請宜不允。」

大中二年，李衛公謫廣州，歷宣宗、懿宗兩朝，無宗相。至乾符二年，李蔚為相，俄罷去，歷乾符、廣明、中和、光啟、文德、龍化、大順、景祐、乾寧，悉無宗相，而宗室陵遲尤甚，居官者不過郡縣長，處鄉里者或為里胥族。出《嵐齋集》。

《東觀奏記》云：於延陵授建州刺史，中謝，宣宗問之曰：「建去京師遠近？」延陵曰：「八千里。」上曰：「朕左右前後多建人也，郡極不惡。卿若潔己奉公，綏輯雕瘵，常若在朕前。或撓法度，使遠人無聊，即三尺階前，便是萬里。」

賀監為禮部侍郎，祁王贈惠昭太子，補齋挽郎，賀大納苞苴，為豪子相率詬辱之，吏遽掩門。賀梯墻謂曰：「諸君且散，見說寧王亦甚茨摻矣。」

唐白岑遇異人傳發背方，其驗十全，岑賣弄以求利。為淮南小將高適脅取其方，然不甚效。後岑至九江，為虎所食。驛吏於其囊中得真本，太原王昇之寫以傳布。岑得異方，秘之求利，無濟人之心，宜為虎食。王升之者，必有善報乎！

黃魯直云：爛蒸同州羊羔，沃以杏酪，食之以匕，不以箸。抹南京麵作槐葉冷淘，糝以

襄邑熟豬肉，炊共城香稻，用吳人膾，松江之鱸。既飽，以康山谷簾泉烹曾坑斗品，少焉臥北窗下，使人誦東坡《赤壁》前後賦，亦足少快。

甲胄者，《廣雅》云：「兜鍪謂之胄。」

商賈，《白虎通》云：「商之言商也，商其遠近，通四方之物以聚之也。賈者，固也，固物以待民來求其利也。」

銘者，刻金石以紀德也。《禮》曰：「銘者，自名也。銘義稱美不稱惡。」鄭玄曰：「銘者，名也。」

山谷云：金華俞清老，字子忠，三十年前與予共學於淮南。元豐甲子，相見於廣陵，自云荊公欲用之，脫掖逢，著僧伽梨，奉香火於半山宅寺，所謂報寧禪院也。予命之僧名曰紫琳，字清老。無妻子累，去作半山道人，似不為難事，然生龜脫簡，亦難堪忍。後數年見之，儒冠自若也。因戲和清老詩云：「索索葉自雨，月寒遙夜闌。馬嘶車鐸鳴，群動不遑安。有人夢超俗，去髮脫儒冠。平明視青鏡，政爾良獨難。」東坡常哦此詩以為戲。

田承君云：東人王居卿在揚州，孫巨源、蘇子瞻適相會，居卿置酒，曰：「『疏影橫斜水清淺，暗香浮動月黃昏』，此和靖《梅花》詩，然而為詠杏花與桃李，皆可用也。」東坡曰：「可則可，恐杏花與桃花不敢承當。」一坐為之大笑。

曾讜，孝序之子，元符中上書論元符之政，論編人邪，為中等。後為二蔡客，上書詆元祐、美崇寧政事，為正論上等。後因陛對作聖語，令進擢，又背京從卞，言章及之，遂貶丹陽閑居。嘗送新茶與蔡天啟，天啟於簡後批一詩云：「欲言正焙香全少，便道沙溪味卻嘉。半正半邪誰可會，似君書疏正交加。」

客有自丹陽來過潁見東坡先生，說章子厚學書，日臨《蘭亭》一本。坡笑云：「從門入者非寶，章七終不高耳。」

東坡嘗作《韓幹馬》詩云：「少陵翰墨無形畫，韓幹丹青不語詩。此畫此詩今已矣，人間駑驥謾爭馳。」余以為若論詩畫，於此盡矣，每誦數過，殆欲常以為法也。

蘇二處見東坡先生與其書云：「二郎侄，得書知安，並議論可喜，書字亦進，文字亦若無難處。止有一事與汝說：凡文字，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，采色絢爛，漸老漸熟，乃造平淡。其實不是平淡，絢爛之極也。汝只見爺伯而今平淡，一向只學此樣，何不取舊日應舉時文字看，高下抑揚，如龍蛇捉不住。當且學此。只書字亦然。善思吾言。」云云。此一帖乃斯文之秘，學者宜深味之。

張乖崖自成都召還華山，寄陳摶詩云：「世人大抵重官榮，見我西歸夾路迎。應被華山高士笑，天真喪盡得浮名。」

山谷建中靖國間例復官職，有詩十首。一曰：「陽城論事蓋當世，陸贄草詔傾諸公。翰林若要真學士，喚取儋州禿鬢翁。」謂東坡也。

韓退之不喜僧，每為僧作詩，必隨其淺深侮之。如《送靈師》詩云：「圍棋鬥白黑，生死隨機權。六博在一擲，梟盧叱回旋。戰詩誰與敵，祛汗橫戈鋋。飲酒盡百盞，嘲諧思逾鮮。有時醉花月，高唱清且綿。」言僧之事，乃云圍棋、飲酒、六博、醉花、唱曲，良為不雅，可謂出醜矣。又《送澄觀》詩，乃清涼國師者，雖不敢如此深詆，亦有「向風長嘆不可見，我欲收斂加冠巾」，亦欲令其還俗，是終不喜僧也。

歐陽永叔《浣溪沙》云：「堤上遊人逐畫船，拍堤春水四垂天，綠陽樓外出秋千。」此翁語甚妙絕，只一「出」字，是後人著意道不到處。

魯直云：東坡居士曲，世所見者數百首，或謂於音律小不諧。居士詞橫放傑出，自是曲子縛不住者。

無咎云：張子野與柳耆卿齊名，人以為子野不及耆卿富，而子野韻高，是耆卿所乏處。

無咎云：比來作者皆不及秦少遊，如「斜陽外，寒鴉數點，流水繞孤村」，雖不識字人，亦知是天生好言語也。

黃魯直間為小詞，固高妙，然不是當行家語，乃著腔子唱好詩也。

《晉世家》云：「叔虞，武王之子，姜太公之外孫。」今晉祠是也。

山谷在涪溪，詠水仙花詩云：「淩波仙子生塵襪，波上盈盈步微月。被誰招此斷腸魂，種作寒花寄愁絕。含香體素欲傾城，山礬是弟梅是兄。坐對真成被花惱，出門一笑大江橫。」

山谷云：東坡墨戲，水活石潤，與予草書三昧，所謂閉門合轍。

桃黃事，東坡書云：「有棋人山居，夜夢溪邊有一人溺水，棋人援而出之。飯後縱步至一溪邊，真夢中見者，獵人縛一鹿來，棋人數千得之。鹿逐棋人，跬步不可離。後於所居林間地上得桃一枚，甚大，樵婦過而食之，棄其核而去。棋人取之，破其核，得雄黃一塊，棋人吞之，自此不復食。」東坡名此鹿為山客。

《國史補》云：酒有郢之富水，烏程之若下，滎陽之土窟春，富平之石梁春，劍南之燒香春。老杜亦云：「聞道雲安曲米春，才傾一盞即醺人。」裴硎作《傳奇》記裴航事，亦有酒名松醪春。唐人多以「春」名酒也。

熊執易為補闕，上疏極諫，竊示僚友，歸登慘然曰：「願列一名。雷霆之怒，足下豈可獨當？」今之士大夫，有同為朝廷言事，或不從，即先變其議以合之者；或變之不及，即自辯非出己意，傾害同列而幸自脫者，於登良愧矣！

江南道中，壁上有人題云：「蛇蠍性靈生便毒，蕙蘭根異死猶香。」不知何人詩，亦妙語也。

東坡作詩，妙於使事，如「剩欲去為湯餅客，卻愁錯寫弄璧書」，「弄璧」乃李林甫事；「湯餅客」出劉禹錫贈張盥詩，云：「憶爾懸弧日，余為坐上賓。舉箸食湯餅，祝辭天麒麟。」若以為明皇王后事，則不見坐食湯餅之意。公在黃州，邀一隱士相見，但視傳舍，不言而去。坡曰：「豈非以身世為傳舍乎？」因贈詩云：「士廉豈識桃椎妙，妄意稱量未必然。」蓋用朱桃椎事。高士廉備禮請見，與之語，不答，瞪目而去。士廉再拜曰：「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耶？」乃簡條目，州遂大治。東坡取隱士相見不言之意為詩，真切當也。